

# 公牛

□南京 吴晓平

奶牛场200多头奶牛，只有一头公牛。

每天，看着挤奶员阿姨挤完奶，将一群挂着硕大乳房的奶牛吆上山吃草时，我都会指着那头公牛问妈妈，这牛也不能挤奶，留着它做什么？妈妈便伸出食指，刮我一下小鼻头，神秘地说，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

其实，我看不顺公牛，除了不挤奶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头公牛体型巨大，也特别能吃。怪了，这个光吃饭不出奶的家伙，农场居然还特别优待它，平时吃得也比一般奶牛好，喂的是精饲料；放牧也是专人伺候，有一个姓丛的汉子牵着，专门找水草丰茂的地方。听妈妈说，丛师傅原来是驾驶班的送奶员，每天清晨赶马车往南京送奶。后来马惊了，摔伤了腰，场里照顾他，改放牛了，便专职放公牛。你别说，这公牛性格桀骜，脾气极坏，平时不容人沾身。唯有丛师傅过去，它就低下脑袋听吆喝。配种时，先将母牛牵到架上，牛头用木杠卡住，然后丛师傅一手持鞭，一手牵着他的那头公牛，优哉游哉地慢慢过来。离老远，公牛看见母牛，激动起来，迎着蹄子往前冲，丛师傅大声叱骂着，拉紧缰绳，跟在后面一路碎步小跑。

我们一帮娃娃趴在栏杆外面看热闹，丛师傅便骂，看什么看什么？滚回家！

## 又到一年燎干时

□内蒙古乌海 常建东

在我的家乡，正月二十三有一个习俗，叫燎干。

燎干，就是在自家院子里点起一堆火，大人小孩，欢呼雀跃地在火堆上跳来跳去。看着简单，但这是一种来自祖上的传统，有着消灾免难，祈求平安如意的寓意。

到了正月二十三这天下午，大人会打发孩子们到野外去拔柴，拔那种容易点燃的油蒿。一棵两棵的油蒿拔回来，堆放在院子里。晚饭后，夜幕降临，繁星点点，孩子们开始迫不及待的要燎干了，不停地问：“爸爸，什么时候开始呀！”大人们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再等等吧！”于是，孩子们焦急地跑出跑进，这时，邻家大院里的欢声笑语和夜风一起翻过院墙，惹得孩子们更加焦急了，说：“啊呀，人家燎干了，燎干

哩——娃娃们发声喊，一窝蜂跑开。

丛师傅对别的孩子凶，对我还算客气，可能因为知道我是城里来的吧。每回撵娃娃时，不撵我，还耐心讲给我听。比如交配后，他要牵着公牛去湖边转一圈。牛伸头喝水，他又不让。丛师傅说，公牛这会儿火大，肚里热得像锅炉，冷水一激会生病；掰碎了豆粕拌草料时，他会在里面打上两颗鸡蛋，又说，公牛交配后，身子虚，要给它吃好，喝好。它有了劲，全场母牛的奶才好。

大概是一人一牛，他也寂寞，有我在旁边打打岔，他也乐得和我韶叨。高兴了，他还会跑到水边，摘一茎芦苇，抽出里面嫩芯给我吃；回牛棚路过食堂，他会下田里掰一穗青苞芦，扔炉膛里烤。苞芦外皮不剥，深埋在炉灰里，灰上是熊熊火。须臾，听得哗啦声，赶紧从灰下扒出焦黑的苞芦，扔地上又拍又打。稍冷，便撕去外皮，金黄喷香的苞芦便烤熟了，咬一口，刷嘴巴都舍不得丢！

公牛虽然雄壮高大，可是没有角。牛角齐根处被锯掉了，上面还缠了一圈圈的白布，醒目招眼。丛师傅说，因为这家伙动不动喜欢用角抵人，锯了尖角，再缠上布，就是提醒大家别靠近它。肮脏发黄的白布裹在角上，公牛显出几分狼狈。看它可怜样儿，我忍不住想上去摸摸它。还没靠近，公牛突然扬起脑袋，瞪着牛眼，前腿在地上刨着，似乎要冲过来，吓得我掉头就走。丛师傅呵叱着牛，对我说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有时发起性子来，连我它都不认！

这家伙后来果然闯了大祸。那天早上，我正要上山去找丛师傅玩，妈妈拉住我，眼里盈着泪，说，你别去，丛师傅没了！没了是什么意思？我有点不明白，但看妈妈神情，我晓得不是好事，挣扎着还想往外跑，被其他阿姨们拉住。从她们七嘴八舌的对话中，我才明白：丛师傅死了，是公牛挑死的，肠子都出来了！

那天我哭了好久，妈妈搂着我，坚决不让我去看。我到今天还想不明白，公牛没有角，是怎么把丛师傅肚子挑破的？而且，丛师傅待它那么好，它为什么要挑他？这可能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，也是人与动物沟通的古古之谜吧！反正我后来再也见不着丛师傅，也没见过那头公牛了——经场部决定，这头公牛屡次伤人，无法再养，必须“处理”。正巧当时老山闹狼，农场有一支灭狼队，场部请战士们去执行。后来听着热闹的娃娃说，那场面真是壮观也吓人，公牛绑在拴牛桩上，瞪大了眼睛不让人靠近。战士们用冲锋枪扫射。“那牛头真硬啊，”娃娃们学着说，“子弹打上去砰砰直冒烟，半天才冒出血来，‘轰’一声，公牛像山一样倒下了！”

大人们听见邻家的欢笑，知道是燎干开始了，便拿了一盒火柴，站在院子中央，说把柴抱过来。

柴点起来了，火光冲天，烟雾缭绕，整个院子如同白昼，连角落里的农具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孩子们跃跃欲试，想从火堆上跳过去，大人们不停地提醒，等等吧，等等吧，可是，孩子们哪能劝得住啊，一个箭步，带着笑声、呼声，呼啦啦从这头跳到那头，然后，又从那头跳到这头。整个院子，顿时挤满了欢乐和温馨，坐在炕上的爷爷奶奶听见孩子们的欢呼声，忙从窗子探出头来，笑盈盈地看着，有时，也提醒一句两句，说小心衣服啊。

渐渐地，柴火烧尽了，火焰也慢慢地低头，不再那么嚣张了。这时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家里所有

人，都来到火堆旁，从奄奄一息的火堆上跳过去再跳过来，然后，笑呵呵地进屋了。火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燃烧着，刚才的热烈气氛却已经燃烧殆尽，孩子们也进屋去了。最后，那堆火便一点一点地，消失在夜空中，仿佛带走了所有霉运，院子里显得格外的温暖舒适。

有时，自家的燎完了，还要跑到邻居家再燎。小小的火堆，你跳他也跳，你来了，他去了，总有相撞的时候，裤子烧了，头发燎了，一股毛发的刺鼻味儿传来，被烧的却不生气。

燎干，对于大人们来说是图吉利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图的只是高兴。大人们也曾是孩子，他们懂孩子，爱孩子，所以，这燎干才年年岁岁流传千古。

渐渐地，柴火烧尽了，火焰也慢慢地低头，不再那么嚣张了。这时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家里所有人，都来到火堆旁，从奄奄一息的火堆上跳过去再跳过来，然后，笑呵呵地进屋了。火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燃烧着，刚才的热烈气氛却已经燃烧殆尽，孩子们也进屋去了。最后，那堆火便一点一点地，消失在夜空中，仿佛带走了所有霉运，院子里显得格外的温暖舒适。

有时，自家的燎完了，还要跑到邻居家再燎。小小的火堆，你跳他也跳，你来了，他去了，总有相撞的时候，裤子烧了，头发燎了，一股毛发的刺鼻味儿传来，被烧的却不生气。

燎干，对于大人们来说是图吉利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图的只是高兴。大人们也曾是孩子，他们懂孩子，爱孩子，所以，这燎干才年年岁岁流传千古。

渐渐地，柴火烧尽了，火焰也慢慢地低头，不再那么嚣张了。这时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家里所有人，都来到火堆旁，从奄奄一息的火堆上跳过去再跳过来，然后，笑呵呵地进屋了。火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燃烧着，刚才的热烈气氛却已经燃烧殆尽，孩子们也进屋去了。最后，那堆火便一点一点地，消失在夜空中，仿佛带走了所有霉运，院子里显得格外的温暖舒适。

有时，自家的燎完了，还要跑到邻居家再燎。小小的火堆，你跳他也跳，你来了，他去了，总有相撞的时候，裤子烧了，头发燎了，一股毛发的刺鼻味儿传来，被烧的却不生气。

燎干，对于大人们来说是图吉利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图的只是高兴。大人们也曾是孩子，他们懂孩子，爱孩子，所以，这燎干才年年岁岁流传千古。

渐渐地，柴火烧尽了，火焰也慢慢地低头，不再那么嚣张了。这时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家里所有人，都来到火堆旁，从奄奄一息的火堆上跳过去再跳过来，然后，笑呵呵地进屋了。火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燃烧着，刚才的热烈气氛却已经燃烧殆尽，孩子们也进屋去了。最后，那堆火便一点一点地，消失在夜空中，仿佛带走了所有霉运，院子里显得格外的温暖舒适。

有时，自家的燎完了，还要跑到邻居家再燎。小小的火堆，你跳他也跳，你来了，他去了，总有相撞的时候，裤子烧了，头发燎了，一股毛发的刺鼻味儿传来，被烧的却不生气。

燎干，对于大人们来说是图吉利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图的只是高兴。大人们也曾是孩子，他们懂孩子，爱孩子，所以，这燎干才年年岁岁流传千古。

渐渐地，柴火烧尽了，火焰也慢慢地低头，不再那么嚣张了。这时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家里所有人，都来到火堆旁，从奄奄一息的火堆上跳过去再跳过来，然后，笑呵呵地进屋了。火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燃烧着，刚才的热烈气氛却已经燃烧殆尽，孩子们也进屋去了。最后，那堆火便一点一点地，消失在夜空中，仿佛带走了所有霉运，院子里显得格外的温暖舒适。

有时，自家的燎完了，还要跑到邻居家再燎。小小的火堆，你跳他也跳，你来了，他去了，总有相撞的时候，裤子烧了，头发燎了，一股毛发的刺鼻味儿传来，被烧的却不生气。

燎干，对于大人们来说是图吉利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图的只是高兴。大人们也曾是孩子，他们懂孩子，爱孩子，所以，这燎干才年年岁岁流传千古。

## 雨绵绵

□安徽合肥 吴云飞

起床的那会儿，外面就在下雨。

我睡觉之前，坐在阳台上喂了一会儿猫。我家猫有个怪脾气，它宁愿干饿着肚子，也不肯吃剩下的猫粮。

有时，我试着将一两粒它吃剩下的猫粮混在新猫粮里丢给它。我惊奇地发现它竟然可以识别出来，三瓣形的猫嘴咂几下，很快用舌头将剩猫粮顶出来，吐在地上。还抬起头，微偏着猫脑袋，用神秘高冷的猫眼傲慢地看我一眼，似乎在说：“想忽悠到我，没那么容易吧。”被它的口水濡湿的猫粮就这样被嫌弃，可怜兮兮地躺在地上。

阳台上的猫盆里、地面上总是会有很多余下的猫粮，而且越积越多。我试着几顿不给他添加新猫粮。我发现旧的那些还是不会减少，而猫的肚子却越来越瘪，一张脸也变得又瘦又尖。我喜欢猫胖一点。我耗不过它，只好给它新的猫粮。

我将它不吃的猫粮都收集起来，再加一些新猫粮拿给楼下的流浪猫吃。那些流浪猫很乖，也许是大饿吧，每次都把我拿去的猫粮吃得干干净净。有时，我的心底会有个声音为流浪猫忿忿不平：“为什么我们就得吃它剩下的！它比我们高贵吗？把那些都扔到垃圾桶里去吧！我们也要吃新的！”这个声音令我多少有些羞愧。

这种羞愧感促使我对自己养的猫进行严加管教，并且采取措施，尽量不要剩“饭”。所以，我每次都是看着它吃，一粒、几粒地给，吃完再给，不吃完，就不再给了。如果有剩下，就及时捡起来，

密封到猫粮袋里，如此一来，猫粮就不会在空气中暴露太久，因为回潮而口感变差——我判断这是我的猫不愿意吃剩猫粮的原因。

昨晚，喂猫那会儿，我起身打开窗子，让阳台通点风。夜晚的灯火散发出橙色的光。车子呼啸着从马路上开过。绿化树掩映下的人行道上，有行人散步的悠闲身影。清风送来模糊不清的交谈声。那时，还没有下雨。

春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起的呢？应该是我睡着的时候吧。

我烧了一壶开水，冲出滚烫的热咖啡。边喝咖啡，边想着与雨有关的事。喝完一杯，觉得没好，又冲了一杯。

有电话打来，保安让我下去将车子移一下。他要在我的车位上方做什么事。他带着几个工人。指着地库天花板上的铁箱子、水管，跟我解释让我移车子的原因。好像他们需要修理什么。我能听到他说的每一个字，但我无法理解他说的意思，因为我不关心那个原因。我在想着外面的雨。

在农村，落春雨的日子，人们会从家中的角落将春耕的工具找出来，仔细理一理，看看哪些工具需要修理，哪些需要新添加。忙碌着为即将到来的播种作准备。

早晨，我读了一个多小时的书。确切地说，是一个小时三十五分。我读书时，为了提高效率，有用计时器的习惯。我还需要写一篇文章。昨天，我就计划好，下午去健身房游泳，这个计划，也不会因为降温而改变。

春雨绵绵的日子，有足够的的时间思考，不慌不忙地做好手头的事。

## 春在溪头荠菜花

□南京 谢斐

随着气温回升，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各种野菜也到了尝鲜的季节。

在这些野菜当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荠菜了。别看它长得不起眼，趴在地上一副灰扑扑的样子，等把它们拿回家去清洗干净，再用开水焯一下，原来的灰绿色立刻就变成了泛着珠光的嫩绿色，完全换了新颜。

荠菜可以用来做凉拌菜，烫好之后用冷水过凉，攥干水之后再放到瓷盘里，浇上点辣油，淋上点香醋，再稍稍洒上点盐，最后搅拌均匀，淡淡的菜香扑面而来。绿色的荠菜衬着白色的瓷盘，不仅吃着清爽，视觉上也是一种享受。老爸和朋友们相聚时，凉拌荠菜是他们必备的拌酒小菜。

最喜欢老妈包的荠菜饺子，好吃但是费功夫。要提前一天去买荠菜和猪肉，荠菜一买就是一大篮子，等把菜择干净了，再洗净、剁碎，最后和肉馅拌一起，没有大半天的时间根本忙不过来。老妈还喜欢自己揉面擀饺子皮，她说外面卖的皮太薄，馅一多就容易破，这活儿也费时间，因为就老妈一个人做，她嫌我们“只会帮倒

忙”。于是她老人家负责擀饺子皮，其余人负责包饺子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，拉拉家常话儿，再比比谁的饺子好看，就这样终于等到了饺子下锅的时间。等到饱满的饺子捞出来，大家早已饥肠辘辘，那诱人的香味直往人鼻孔里钻。咬上一口，荠菜鲜美清新的味道漾满舌尖，让人忍不住赞叹：“人间美味，好吃不过饺子！”

我刚上班时，曾经带过两个同事回家里吃饭，一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她们，一吃到老妈包的荠菜饺子，立马没声音了，头都不抬就只顾着吃，直到实在撑不下去了才恋恋不舍放下碗筷。然后纷纷围着老妈送高帽子，把老妈逗得脸都笑开了花。

时至今日，市面上的速冻水饺琳琅满目，各种样式和五花八门的水饺馅早已屡见不鲜，可我对它们基本上是视而不见。个头小、馅儿少倒也罢了，口味实在是不敢恭维，哪里比得上老妈做的荠菜饺子？！

春暖花开的日子，选个周末，带上家人，开上车子，去看望守在小城的父母，再吃上一顿“老妈牌”荠菜饺子，岂不美哉！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0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